2026.11.23 星期一
主编｜侯赛 版式｜许丽 检校｜李彪 符发
海南日报

海岛石头记 石谱

编者按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自2023年启动，海南于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完成四普第三阶段工作。普查人员走遍海南火山古村、滨海墟市，寻访田野间一块块风化古碑，梳理出独属于海岛的“海南石谱”。这些散落山海的碑刻，是不会褪色的石头档案。祠庙碑、禁约碑、摩崖石刻等静静镌刻着乡约公义、耕读往事、海贸传奇与家国情怀，填补了不少正史典籍的疏漏。本期《海南周刊》封面报道，让我们循着这些斑驳刻痕，触摸海南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乡土文脉。

海南石谱

山海碑刻，一部海岛乡土石头档案

海风漫过古村与海岸，带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音容。潮热的水汽容易蚀烂纸本，笔墨随潮声慢慢消散，但坚毅的石头承受得住岁月的消磨，能长久留存人们的悲欢离合、乡约公义与家国心事。

这些石头，有的静卧宗祠檐下，被炊烟熏出旧痕；有的孤立于旷野，年复一年承接风雨；也有的直接凿在巨岩之上，把一方文化记忆刻进山海。在海南，有多少这样的石头等待被读懂？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孙中山为吴汝功题赠的“耆年硕德”石牌坊。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海南碑刻的“面相”

在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东湖村潘仙庙内，一块咸丰年间的《瀛洲社碑·置业》石碑，藏着百年前海岛文人社团的一桩心事。

晚清时，当地士人结成瀛洲社，置办田产用来支撑社务、供奉庙祀。田地转手、人事更迭，口头约定终究不稳，账簿也容易散失。于是乡人找来石材，一刀刀刻下每一处田土的名字、播种所需的种子数量、每年应缴的官米，连同江南传来的苏州码子，尽数镂进石骨。往后账本或许有错漏，但石碑立在庙中，公产的边界就清清楚楚。

这便是祠庙碑。先民把宗祠兴废、祀田学田的置办、乡社公产的约定刻在石上，把漂泊而来的根，稳稳扎进这片土地。

在文昌铺前老街，一块旧碑守着海港的往事。清朝道光时期，铺前船只往来众多，港口商贸十分繁盛，台风一来，常有海船触礁搁浅。少数乡民趁乱哄抢船上货物，远道而来的客商船毁财散，告状无门。乡绅不忍看见这种乱象，便把民间疾苦上报官府。官府把禁令刻成石碑立在墟市要道，明明白白警示众人，不许劫掠遭风海船。

这就是禁约碑，是刻在石头上的乡土法则。山林封护、渔域划分、婚嫁礼俗、乡间治安，种种容易起纷争的事，都可以勒石为凭，一块碑，守护一方乡土的安稳。

在海口新埠中桥村天后庙的廊檐底下，立着一块《万古流芳》捐资碑。晚清年间重修这座庙时，出钱出力的大多是出海打鱼的渔民、街边普通老百姓。他们没有高官身份，也拿不出大笔钱财，就你出几两碎银、我凑几百铜钱，一点点攒钱把庙宇修好。一笔笔小小的善款，全部用旧时民间商用的苏州码子刻在了石碑上。

这便是功德碑。它不只为大人物歌功颂德，修桥铺路、赈灾助学、捐建祠宇，凡有义举，都可以托石流传。

三亚天涯海角，很多游客都会在“天涯”石刻跟前拍照留念。大众普遍流传这是清代崖州知州程哲题写。但学界对此存在不同看法，有研究者提出，石刻或是雍正年间崖州地方人士镌刻，后世将其附会到知州程哲名下。无论题写者是谁，这块摩崖石刻借大山大海为载体，折射出崖州民众对大一统国家的家国认同。

这便是摩崖石刻，不必另采石料，直接借天然山石落笔。落笔洞的古痕、万宁东山岭的文人题咏，这些都是人与山水在文字里的相融。

在海口永兴镇美梅村，一方火山石匾“耆年硕德”熬过百年风雨。民国时乡中寿民吴汝功德望出众，孙中山题颁石匾褒扬。数吨重的火山石正反镌字，是属于一位乡间老者的荣光。

这就是牌坊石刻。昔日琼岛牌坊林立，寿坊、功名坊、节孝坊点缀乡野，是礼制建筑，也是金石文献。岁月摧折，大多数牌坊已经倾颓，只剩石匾、构件散落田间，供后人遥想旧时乡风。

刻痕里的乡土版图

古碑的“落脚”之处，不是随机的，它跟着人群迁徙、聚落兴衰、文明脉络流转，像一张藏在石头里的海南人文地图。海口、定安、儋州、三亚、陵水遗存相对集中，每一处，都长出了气质不一样的石刻故事。

作为旧时琼州府治所在地，古琼山（今海口一带）保存下来的各类碑刻石刻，在全岛数量最多、品类也最为齐全。

火山羊山台地上，古村一座挨着一座，各个宗族世代扎根于此。大大小小的古碑也散布村落之间。比如，田地碑记下祖先买地、捐田的约定；各类禁约碑把村规条文刻上石头。部分碑文还记载了一种很特别的处置办法——村民触犯规约，不用拷打责罚，按碑上写明的规矩，罚违规者拿出银钱，请全村看戏，用这种方式警示教化乡里。

定安的碑刻，自带书卷气。明清文风鼎盛，读书人仕者络绎不绝，功名、世家便成了石刻的主线。太史坊、解元坊两座明代牌坊至今挺立；莫谟暨妻林氏合葬墓志铭入选全国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字迹端庄沉静。一座座宗族碑，慢慢铺出大家族开枝散叶的脉络，一代代读书人的荣光，托付石头代代相传。

儋州的碑刻，一半沾着东坡遗风，一半贴着乡土农耕。贬官文化浸润千年，文人题咏、祠宇记事碑随处可见。作为传统农业重地，当地田地碑藏着海岛独有的农时密码，碑文里经常出现“大熟米”“小熟米”，对应海南一年两收的农耕节奏，寥寥数语，就是古时赋税与农桑的鲜活注脚。

三亚的碑刻，经常带着大海烙印。除了家喻户晓的天涯海角摩崖石刻，三亚海边还出土过一批特别的珊瑚石古墓碑。千年前海上丝路商船往来南海，不少阿拉伯、波斯商人途经海南岛，有的人就此长眠这片海岸。古人就取用海边打捞得来的珊瑚石材，凿刻成墓碑，碑面刻着阿拉伯、波斯文字，记录逝者信息。这些由大海孕育出来的石头，留存下远洋客商的故事，成为古代海上文明相遇的珍贵实物见证。

陵水同样出土过唐代珊瑚石古碑，见证海上丝路的潮起潮落。而这片海岸最特别的，是一批蜑民示禁碑。蜑民世代逐海而居，渔场边界、渔课分摊，很容易生出争执。乡绅与官府商议之后，把规矩刻在石上，立在岸边。潮涨潮落，石碑静静守着海面，记下蜑家以海为田的漫长生计。

海南碑刻的“个性”

海南的碑刻，带着海岛的地质、不息的风浪、自发生长的乡土人情，塑造出了独有的气质。

琼北亿万年前火山喷发，遍地玄武岩随手可得。民间古碑大多就地取材，选用厚重的火山石。这种石头耐得住盐雾海风，适合长久立在旷野，但石质颗粒粗粝，很难刻出中原碑帖那种婉转细腻的线条。于是海南民间碑刻，少了精巧绮丽，多了朴拙浑厚。采石、搬运、镌刻，多是本土工匠所为。

大海，是读懂海南碑刻绕不开的线索，浓厚的海洋属性渗进每一道刻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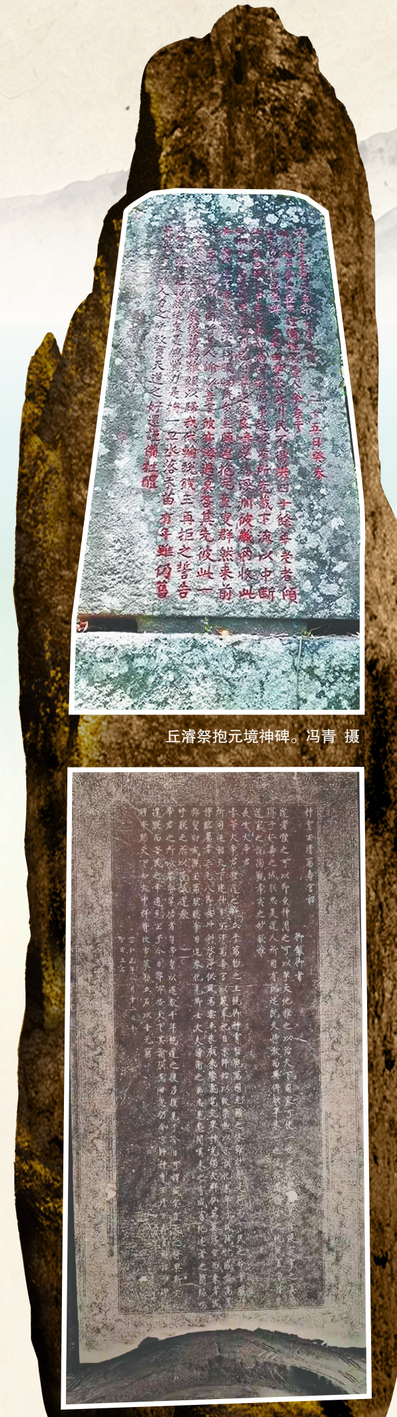
琼海潭门港的两院禁示碑，是海洋留下的珍贵“证词”。古时潭门港商船云集，为理顺港口秩序，先民把通商律令刻在石上：商船须核验官方引票，严禁私载米谷，不许夹带兵器。一块石碑，记录了数百年前港口的管理守则，也定格了海上贸易的繁华。

石碑与海的故事，还有很多——红树林护岸碑记下先民守护海岸的智慧；海难碑文藏着风暴之下的悲欢；苏州码子顺着商贸浪潮登上海南岛，大量用来记录捐资和田产账目……石头沉默着讲述海的故事，字字清晰。

海南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的工作人员李景芝常年埋首于示禁碑的整理，她说：“翻看大量碑文会发现，许多乡规，并不是官府一纸公文自上而下强行压下来的。”

万宁乌石村《奉官立禁》碑就是最好的例子。当年海边珍贵的青皮林屡遭盗伐，林木一旦被毁，海潮台风便毫无遮挡直扑向村落。周边数个村落的乡老聚在一起，商量出护林规约，达成共识后上报官府，拿到官方背书，再刻石公示。

乡民合议，官府背书，勒石立碑……很多护红树林碑、约束婚嫁彩礼的碑，大多是这样立起来的。这便是海南碑刻突出的乡土自治性。民间的诉求，借石头变成公共契约，维系乡土秩序与人情温度。



丘濬祭抱元境神碑。冯青 摄

《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拓片。

被忽视的“石头档案”

长久以来，当人们说到读海南历史时，总是习惯翻开府志、县志。可志书的笔墨，大多留给官员名士。那些散落在古村荒郊的碑刻，长久沉寂，少人留意。但恰恰是这些被遗忘的石头，成为读懂海南基层社会的不可替代的“石头档案”。

想要读懂这份石头档案，也离不开细致扎实的田野勘辨。结合多年田野调查，一位专注于海南文化研究的学者表示，经过实地走访核对，过去金石资料里的碑刻苏州码子存在不少漏记、错解。像把普通民间商业记数符号误传成神秘“黎母数字”的过往事例，也恰恰提醒后人，要沉下心走近乡野古碑，才能读懂石头上承载的真实信息。

煌煌史书，不会记下一户农家田亩赋税的细节，不会记下蜑民争夺渔场的委屈，不会记下乡民抵制天价彩礼的努力。这些被正史忽略的人间百态，石碑却一一留存。

海南古代鱼鳞册、黄册留存极少，田地碑上“种子数为土俗亩，载米数代表税额”的记载，补上了赋税史研究的空白；一块块禁约碑，让人们触摸到真实、鲜活的乡土运行逻辑；侨乡碑刻留住普通华侨反哺故土的心意；摩崖与牌坊，照见海疆民众深沉的家国认同。

2011年海口市博物馆筹办“辛亥名人——海南石刻遗墨展”，文物工作者奔走文昌、海口六处旧址，在日晒雨淋的野外拓片，耗时近三个月，抢救下一批正在被海风慢慢磨平的民国石刻，把脆弱的历史，变成博物馆永久馆藏，为碑刻保护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受访学者与民间爱好者，都发出同样的呼吁：善待这些散落乡野的“石头档案”。同时，还需要持续田野寻访，对古碑高清拍摄、拓印，做好数字化建档；优先原址保护，抵御海风雨水和人为扰动；勘正旧文献里的释读错漏；深挖碑石背后的人间故事，让沉睡的石刻，重新活在当下的乡土文化里。

海风掠过，草木枯荣。石碑静静伫立，藏着万千普通人的悲欢与坚守。当我们俯身拂去石上尘埃，辨认那些深浅斑驳的刻痕，百年前海岛先民的烟火心事，便穿过潮声与时光，缓缓向我们走来。



唐代珊瑚石墓碑。海南省博物馆藏



三亚天涯海角的“天涯”石刻。

石头上的海岛美学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很多人研读海南碑刻，大多聚焦碑文文字承载的乡规民约、海洋贸易、宗族旧事等史料信息，却常常忽略石头载体之上丰富的装饰艺术。

那些镌刻在火山岩、珊瑚石上的书法、印章、各类纹样，融汇中原传统礼制、海上外来异域文化、海岛本土审美趣味，是读懂海南古代民间艺术不可忽视的实物窗口。

海南碑刻与匾额常常集文字语言、书法、印章、雕塑装饰于一体。海口市五公祠藏宋代《神霄玉清万寿宫诏》御碑，碑身四周边框完整保留回纹、缠枝纹与浮雕青龙纹饰，是珍贵的石雕装饰遗存；正文为宋徽宗瘦金体书法，碑侧镌刻官员题款印记，将碑刻文字叙事、书法艺术、款识铭文、石雕装饰融为一体。

海口美梅村民国“耆年硕德”火山岩石坊同样如此，石匾阴刻孙中山楷书题字，附带落款与印章刻痕，石坊立柱、横梁配有圆雕石狮、龙头等石作构件，题字还保留古代朱砂描红的遗存痕迹，文字、书法、印章、石雕构件共同构成牌坊完整的艺术面貌。

南部沿海出土的唐宋珊瑚石墓碑，尽显海上丝路孕育的独特装饰风貌。碑材直接取用海边珊瑚石，碑首有火焰形、山字形、圭形等多种造型；碑面浅浮雕生命树、圆月、神鸟、卷草纹、锯齿纹，并镌刻阿拉伯、波斯《古兰经》经文。

如陵水土福湾出土的一方墓碑，尖顶碑额之下雕刻山峦，峰间生出生命树，树身承托一轮圆月，异域宗教纹样与海岛本土石材交融，是中外审美交流碰撞的珍贵物证。

琼北火山岩碑刻烙印着中原民俗文化印记。儋州颜塘村留存火山岩石狗型石敢当，把雷琼石狗崇拜和中原石敢当信仰结合；澄迈学宫露台陡板石构件，雕刻仰覆莲花、回纹、瑞兽花卉等传统古建浮雕，延续中式石雕装饰传统。大量祠庙、宗族碑刻，碑额常用篆书，碑侧辅以卷草、云纹装饰，将祈福信仰转化为可视化石刻纹饰。